

堯樂博士傳(四)

李郁塘

當了哈密騎兵營長

民國十六年間，堯樂博士服務故鄉哈密，竟然身兼軍、政、交通三要職。除當了回王府多年的三品米蘭掌經伯克外，又兼任新疆省汽車局哈密分局長與哈密駐軍首長的騎兵營長。在接任騎兵營長之初，因發現兵額不足情事，一營僅有兩連人馬時，乃再度進省，去晉謁楊增新將軍，原想增加軍費，補實員額，以便增強哈密駐軍實力。站在軍事首長的立場，這是應有的想法與做法。然而楊增新對新疆治軍，却是另有他的打算與秘方：番號不妨多，用來嚇阻強鄰，不敢輕易犯境；兵額盡量少，可以節省庫銀，為老百姓省錢。在滿清時代，所有駐新軍隊餉銀，均由內地送來，迄民國以後，因軍閥混戰，中央無主，新疆駐軍就得就地籌餉。兵員愈少花錢愈少。而楊增新竟然在哈密地方，起用堯樂博士這個軍事外行人來擔任哈密騎兵營長，就是利用堯氏聲望與地位來達到省錢的目的。俟堯氏面謁楊增新，洞悉他的治軍秘方後，也就不便多言，只好告退。當其返回哈密防地後，他這位營長手中雖僅有兩連

人馬，仍本著番號不妨多的秘方，分設三個連的番號，分駐於境內各要地，如星星峽、七角井、土胡蘆（伊吾縣）等地，維持治安。並不時親往各地巡視，要求排連班長，勤加訓練，不能讓年輕人，有清閒的時候。尤到農忙時，如春耕秋收時，也指示駐軍為當地農民們助耕助割。就此哈密地方軍民感情融洽，毫無芥蒂。此外再以汽車分局長的身份，在民間時就徵雇民力，趕修境內主要公路，以利民行。如哈（密）鎮（西）公路、哈（密）伊（吾）公路，都暢通無阻。再以三品米蘭掌經伯克身份，辦理王府與縣府，以及省府間諸多交往，都到水乳交融地步。因此時到民國十七年時，哈密地方真到了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郡治之境。由此可知楊增新識人之深與堯樂博士服務地方之勤！

代表沙親王赴迪化

就在堯樂博士埋頭苦幹，為地方造福之際。忽於是年七月七日，由省城迪化傳來天崩地裂的壞消息！說是督辦兼省主席的楊增新將軍，在參加俄文法政專科學校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席上，

為其部屬軍務廳長，也就是該校校長樊耀南，刺殺於該校教室內而殉難。此一噩耗傳抵哈密後，沙馬克沁雙親王，就派其三品米蘭掌經伯克堯樂博士為代表，趕往省城去弔唁！因沙親王由遜清而民初，在位很久，是位有政治經驗的老回王。在臨行時，仍囑堯氏就近打聽，由何人繼任邊防督辦與省主席，以便重新建立感情，進而應付未來大局。在堯氏本人來說，當時雖僅是一位少校騎兵營長，但已是哈密地方最高軍事首長。何況楊增新是直接提拔他的頂頭上司，也應親身去弔唁一番。適當時哈密汽車局內正停有一部工程汽車，就以分局長的身份，將該部工程車，改成弔唁專車趕往迪化，參加追悼楊增新送終喪禮！

按楊增新一生事業都在西北，尤以後半輩更盡瘁於新疆。當遜清宣統三年，楊氏一腳踏進新疆地界，接觸到第一位纏回（維吾爾）就是堯樂博士，就此二人結下不解緣。首先因堯氏擔任調查庭臨時譯員，無意中給回王府幫了大忙，翌年就棄商從仕，進入王府作官，其後十多年因在同王府服官，成績卓著，聲名遠播，就被楊增新看準：先是任命為汽車局哈密分局長，繼之又破格

提升，再任命爲哈密騎兵營長。就因楊增新引薦堯樂博士走進新疆省府大門，終其一生，就以保衛新疆成爲中華民國的領土爲職志。及其晚年，終於追上楊氏，出任了新疆省政府主席高職。由此種種，再次說明，堯樂博士得有今日，完全是得力於楊增新的引薦與提拔。否則的話，終堯氏一生，也僅是一位富商而已！走筆至此，要寫堯傳，必需先將楊增新一生經緯，尤其入新前後與殉國詳情，先行交代清楚，然後才能續寫下文。

楊增新字鼎臣，祖籍江蘇上元。其先祖在明末隨沐英大將軍遠赴雲南去平邊亂。俟滇邊亂事平定後，明廷爲了一勞永逸計，乃實施軍墾邊政策。其先祖遂棄武就文，先出任建安知縣，繼升任蒙自知府，就此落籍雲南。時經明、清兩朝，歷時三百餘年，遂在滇南蒙自縣莫別村成爲大戶，門第很高，人丁亦興旺。祇是傳至其父紀元公時，家道已式微。有兄弟三人，長兄名增炳，三弟名增炳，增新行二，均苦讀出身。惟兄與弟的功名，都不及楊氏顯赫。他是光緒十四年戊子科的舉人，翌年晉京應禮部會試聯捷，成爲己丑科進士，就被留京當了小京官。因他想作班定遠第二，要立功異域，乃請求外放，就被清廷分發到甘肅省服官，先後在中衛與渭源兩縣作過兩任縣知事，因成績卓著，接着就被升任爲河州知府。

河州又名臨洮，位於隴西山區，向爲漢、回、羌、藏各族雜居之地，素稱難治，尤且回亂方平，遍地荆棘，真成了百廢待舉的地方，沒有本事的人，真不敢前來當官。然而楊增新接印視事

後，就按部就班，本着爲民興利除弊的施政方針，苦幹了七年以後，竟將多亂難治的河州，治理成甘肅境內的世外桃源。楊增新的大名，也一變而成爲「楊青天」了！

時至光緒廿七年，甘肅總督松藩，有鑑於楊增新擔任河州七年知府，聲名大噪，政績卓著。爲了更進一步，要爲大西北造就人才起見，乃調升楊增新爲甘肅道臺（省教育廳長）。楊氏就任以後，即時在蘭州創辦高等學堂，以便培植高級人才；繼設陸軍小學，冀造下級軍官；再設工業學校，開啓西北工業之門；更創辦巡警學堂來造就地方治安幹部。這些文武實業學校，在當時都是創舉，一切規章法令，都無先例可援。都得經楊氏親手編訂，一時又難覓如上人才。只好由楊氏身兼九職。真應了一句古語：「能者多勞」。然而楊氏不以爲苦，認爲培育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乃一樂事也！時經清末民初二十年間，在西北果然培植出不少文武人才。不僅楊氏主政新疆後，能及時而用，如金樹仁、徐謙、張培元、劉希曾等。尤且影響深遠，凡民國卅年以前，在西北軍政界負責的顯要，如馬步青、馬步芳、馬鴻賓、馬鴻逵等，大都是出身於這些文武學校的高材生。

堯樂識楊增新因緣

光緒卅三年甘肅總督易人，由松藩而升允。而升允是一位眼高於頂的旗人，一到蘭州就任後，就聽到楊增新在甘肅，聲譽絕倫成了「聖人」。心裡就有點醋味，覺得不是味道。於是就利用

職權，隨時作抽後腿的打擊，不讓楊氏暢所欲言。致使楊增新心灰意冷，作掛冠他去之思。事爲兩宮（西太后與光緒帝）知悉，乃召京徵詢意見，因他志在邊疆。適新疆巡撫袁大化奏報阿克蘇道尹有缺，遂被清廷任命爲新疆阿克蘇道臺。終於宣統三年，間關萬里，安抵新疆東部重鎮的哈密城。適逢哈密回王府，與纏回發生不睦事件。袁大化乃逕電楊增新，於路經哈密時就地調查糾紛真情，以便處理。楊增新在甘肅服官，號稱「青天」，當屬處理訟案的能手。接得袁巡撫的來電，當然難不住他。當他深入民間去調查案情時，第一個接觸到的纏回，就是堯樂博士。楊增新爲了查案，有意走進鎮番街福勝得商店內去打聽；而堯掌櫃却無意中透露了回王府與纏民間不和真情。時隔一日，楊在哈密縣政府大堂上當上了主審官，堯在調查庭上擔任了臨時翻譯。才使楊道臺得能順利達成調查任務。就此楊增新對堯樂博士有了好感，二人從此時起，就結下終身不解之緣。

宣統三年就是民國前一年的辛亥年，在全國來說：是推翻滿清革命工作，風起雲湧之年；新疆雖遠處邊地也不例外，在迪化在伊犁，也不時爆發革命事件的火花！巡撫袁大化雖是籍屬安徽的漢族人，却是一位忠誠的保皇黨，竟聯合甘督升允與伊犁將軍志銳，想將溥儀迎到新疆；作後清皇帝，以延續滿清皇朝。他已知楊增新是己丑科進士出身，又是能治亂世的文武全才。當楊增新趕到迪化報到以後，並未讓其前往阿克蘇就任道尹之職，乃留在省城改任爲全省臬臺（最高司

法主管)。名義上是主管全省司法；實際上擔任了巡撫衙門的政治顧問。這時新疆全省正被革命黨與哥老會，搞得天翻地覆，難以收拾之際。袁大化就不得不問計於傅爲左右手的楊增新。楊氏一向才遠識大，在來新途中，對新疆大局就多少瞭解，治新之策，成竹在胸。於今袁巡撫問計於他，即時就建議：只要組成五營回軍就可應付過去。原因滿族在新人數太少，招募五營旗兵已不可能。又留新的漢族人，多具推翻滿清的革命思想，招募五營漢軍固不難，但有養虎貽患之慮！而回族在新人數既多，而仇滿思想淡薄。如能善加運用，就可作爲平亂的力量。袁巡撫聽畢楊氏建言，甚以爲是，當下就任命楊氏爲統制（團長），負責招募五營回軍。一因新疆回族人多，二因地近甘肅，五營回軍很快就正式成立。而這五營回軍也成了楊增新在新疆開展事業的本錢！

楊增新妙計安新疆

就在此時，民國誕生。袁大化是個死硬的保皇黨，他不願作民國時代的邊疆大吏，便向袁世凱提出辭呈，並推薦時任喀什道尹袁鴻佑繼任新疆巡撫。不意袁鴻佑官運不佳，當其道經阿克蘇時，因他押有巨額餉銀，致被哥老會殺死於督省途中。袁大化聞訊後，更感惶恐不安。急願早日離開新疆，以保老命。再電北京推薦新省泉臺楊增新就近代理省政。新疆大局就此進入楊增新時代了！

民國肇興，各省巡撫官名皆被取消改稱督軍

，新疆也不例外。當民國元年五月袁大化離開新疆，楊增新就任新疆督軍時，曾經發表過一篇慷慨激昂，極具國家民族意識的演說，也就是楊增新安定新疆的妙策，使全省同胞都受感動。其演說詞如下：

「新疆孤懸塞外，從漢唐以來，時附時叛。多半因爲中原多事，兼顧不暇，於是當地野心份子，乘機倡亂。到了中原平靖，武力充足時，當地人乃又再事歸附。但當時還少外力參與，縱使叛附不定，還不至於發生重大影響。於今情勢有變，外有強鄰（英俄兩帝國）虎視；內有外蒙狼貪。倘使一旦掌握不住，只怕此一大好山河，就要淪入異族之手。數十年以後，再想跟以前一樣，加以『收撫』，勢不可能。吾人環顧世界各地，如非洲、澳洲之窮荒，南北冰洋之貧瘠，列強都已瓜分豆剖，他們每獲寸土尺地，莫不舉國歡騰。而我們竟將數萬里版圖，棄之如敝屣。眞令人痛心疾首！諸公潔身高蹈，各行其是，把保衛新疆的重責大任，委之於本人。當此國家革新之際，正是大丈夫報國之時，增新個人成敗利鈍，決一概置之不理！只願和在座諸公，與全省同胞，將新疆置於盤石衽席之上！」

楊增新就職新疆督軍以後，就宣佈以「保境安民」四字爲施政方針。所謂「保境」是針對俄英兩強鄰而言。不得企圖瓜分新疆。蓋因在遜清末年，英俄兩帝國，曾私分過帕米爾八原之地。於今又乘我國政體鼎革伊始，中國政府力量難達新疆之際。他們從其本國與海外，正遣兵調將，想將整個新疆一分爲二，予以瓜分。因此楊督軍

就職之日，不得不先喊出「保境」的口號，用以阻止英俄二帝國，來鯨吞新疆。

至於「安民」，是指新疆境內居民，不論漢、滿、蒙、回、維、哈（薩克）等，要以一律平等地位，和睦相處，各安生業。如有爭訟，要經有司公平論斷，依法處理。不得私自動武，來擾亂社會治安。楊增新宣佈了施政方針以後，首先和伊犁方面的革命份子，展開談判。一因滿清傾覆，革命對象已不存在；二因楊督軍那篇極爲精彩的演說，發生效果。伊犁方面的革命勢力就此瓦解。繼之再警告哥老會首，轉知所屬，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願留新疆者，要作安份守法的順民。願離新疆者，可以資助旅費，早日入關（嘉峪關）。否則如再爲非作歹，一經告發與查獲，就要繩之以法，絕不寬假。其中大多數都能遵從此一規定，或留或去。而少數滋事者果皆被楊氏依法處死。至此省境大治。在民國十年前後，內地各省在南北洋軍閥混戰不息，搞得民不聊生之際。而新疆竟變成世外桃源之地。你能說楊增新不是治世能手嗎？

白俄軍逃新疆避難

新疆得能「保境」，進一步變成世外桃源的另一半原因。就是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，在歐洲突然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。一向虎視眈眈，原想瓜分新疆的英俄兩強鄰，此時都變成參戰主角，自然都無暇東顧。他們在歐洲的戰火愈激烈！而新疆全境居民，因沒有外侵與外誘。也就各安生業，過起與世無爭的太平日子了！

時至一九一七年，也就是民國六年十一月七日，俄國共產黨，在列寧領導下，組成紅俄軍。乘白俄軍悉數開往波蘭和德軍作殊死戰時，乃在俄都聖彼得堡（現改稱列寧格勒），發動軍事革命，一舉將沙皇王朝推翻。前線白俄軍因受前後夾擊，就此崩潰。當時白俄軍的士兵，大都是工農青年，而共產黨所喊的口號，是「工農翻身」。就此大部白俄軍的士兵，搖身一變而成爲紅俄軍的主力。僅有少數出生於沙皇貴胄的白俄軍，衛護沙皇遺族，越過烏拉山，向東逃亡。其中以都托夫、巴奇赤以及阿年濶夫三股人數較多，裝備也較整齊。三部份合起來，約有兩萬餘衆。最後都羣集於新疆西北邊境、伊犁、塔城與阿山三區境外。並要求由霍城與塔城兩路入境以便避難求生。

當時楊增新手中，僅掌握有五營回軍，其他各地舊有省軍合起來也不到一萬人。而都托夫、巴奇赤與阿年濶夫三股人的兵力，竟多達兩萬之衆，尤且武器精良，遠非省軍所能比。若用武力來對付，自難是白俄軍的對手。那樣一來後果就不堪設想。

楊增新智取白俄軍

楊增新不愧是應變的能手，在銜情度勢後，就分電塔城駐軍師長張健，與伊犁鎮守使楊飛霞：白俄軍既然打不過紅俄軍，我們當不宜濟弱禦強，惹火上身，自找麻煩。但白俄軍的實力，仍然強過我方多多，也宜智取，不可力敵，免被敵乘，不可收拾。智取的方法：先將俄軍一分爲三

：讓巴奇赤部由阿山入境，都托夫部由塔城入境，由當地濟助糧草後，假道東行，前往外蒙，去求生存。讓阿年濶夫部由伊犁入境，濟助糧草後，假道奇臺東去外蒙，再設法圖存。不過他們入境時，我方要求他們要遵守國際公法，將武器繳交我國政府。如其中有願留新作順民，我政府當准其辦理歸化手續。這就是新疆境內有歸化族的由來。

其中都托夫與巴奇赤兩部白俄軍，大部過境後，東去外蒙，僅有少數老弱傷病者，留在新疆變成歸化族；而阿年濶夫部，因路途遙遠，留境時間較久，因而有很多人不自願東行，就留在新疆境內，辦理了歸化手續後，變成新疆的歸化族。

這次兩萬餘白俄軍入新，來勢汹汹，不可一世，如處理失當，新疆全境可能變成紅白俄軍的戰場。我全疆居民又要遭到蹂躪。而楊增新處理此事，既未用一兵，也未放一彈，僅運用他機智，因時因事施用各種不同的手法，就予擺平，順利解決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邊疆大吏！

當楊增新運用機智，擺平兩萬餘入新白俄軍之日，也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之時。新疆南鄰的大英帝國，因系參戰主角，經過四年戰事，耗損國力甚巨。影響所及，對於原有殖民地，如印度、緬甸、阿富汗等地，都紛紛要求獨立，無法控制。而對侵新瓜分之事，當然也感心餘力絀了！至於新疆北鄰的俄國，此時正在改朝換代——由帝俄改爲俄帝。正高喊廢除不平等條約，討好鄰國。對侵新瓜分之事，也暫時放置一邊。

就此新疆全境，在楊增新「保境安民」的施

政方針下，各族居民，都能和睦相處，各安生業，走上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無爲而治的境地。過着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郅治之世的生活。而楊增新本人也當起太平無事的省長！

楊增新的如意算盤

時至民國十六年，楊增新已年達六十五歲。在當年來說，年逾花甲的人，就算進入老年了！再加楊氏在新主政十多年，的確耗費了不少精力，自己也覺得有些老態龍鍾，已到交棒的時候，好落個衣錦還鄉的晚年！他因起了此念，遂於是年初，先將其家屬繞道俄境西伯利亞大鐵路，送到東北大連港。因大連港是水陸碼頭，乘車乘船都很方便。尤其走水路乘火輪船，經海防河內，再乘滇越鐵路火車回故鄉蒙自，更是便捷的多。只留下他一人在新疆，一俟將省府大印移交給繼任人，他就一拍屁股，輕輕鬆鬆的到大連會上家人，榮歸故鄉。這是楊增新在民國十六年春打的如意算盤。

一位省主席易人，在事理上講，應由中央政府發表才算正途。無如當時的中央政府，在北方來說，仍在軍閥混戰之期。中央尙無真主，那能顧及新疆。在南方來說，那年正是國民革命北伐籌備期間，尙處廣州一隅之地，與新疆遠隔數萬里，根本聯絡不上。楊增新雖想到已到交棒時期，奈無人來接，徒嘆奈何？不過楊氏一向才大識遠，以他的判斷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，一定會成功的！尤且爲時不遠。只好再等一年半載。屆時就可呈請國民政府來任命繼任人選。果不出楊氏

所料，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，由蔣中正總司令誓師北伐，很快成功。於民國十七年初將全國統一，並於年七月一日在南京正式成立國民政府。楊增新聞訊後，甚為興奮，當日就發電歸誠，擁護國民政府。他過去對中央政府的態度，是認廟不認神。而此時的他，既認廟也認神了！接着就派教育廳長劉文龍氏，作新疆省政府代表，遠去南京報告新疆政情，尤其最迫切的事，就是省長易人之事。願請中央早日遴選適當人選，繼長新政，以冀永固邊陲。

楊增新特派教育廳長劉文龍氏作代表，去南京報告新疆政情，原有其深遠的意義。若中央一時物色不到適當人選，劉文龍氏不失為適當的過渡人選。第一劉氏在新疆服官多年，老持慎重；第二在甘肅派與兩湖派系中，可作居中調解人。在他本人離開新疆後，如由劉氏主政，還不致遭到大變。一俟時日到中央遴選到適當人選，就可順利將新疆治理下去。這是楊氏安排新疆人事上的一番苦心，但不能為外人道。不料楊增新此一番苦心，仍然遲了一步，最後竟連自己的老命賠了進去！真應了古人一句老話：「人算不如天算——！奈何？奈何！」

當劉文龍氏以新疆省政府代表身份走後，甘肅籍軍政界的人士，均表不滿。蓋因劉代表籍屬湖北。一向是兩湖人士的長者，被兩湖人士尊為領袖。楊增新這樣的安排，無異是為兩湖派安排繼任省主席鋪路。他們由甘肅追隨楊氏二十餘年所為何來？師生感情何存？尤以追隨楊氏最久的金樹仁廳長，更是懷恨在心。也就因此，種下了

明知其恩師，赴法政專科學校之宴，是一場鴻門之宴，他也見死不救。其他的人也就不用說了！

在兩湖派的眼中，劉文龍是楊增新的把弟，凡事皆以把兄馬首是瞻。他此次晉京，一定會尊重楊氏意見，推薦他的門生弟子，如金樹仁與徐謙，來繼任新疆省主席。尤其徐謙早為楊氏心目中的接棒人。僅欠中央一份正式電文與任命狀而已！如不在劉氏赴京期間，設法把楊除去，先把握省府大印搶奪到手，今後就無機會來作省主席了！

樊耀南謀刺楊增新

樊耀南做事一向謹慎小心，都是謀定而後才動。他想刺楊，首先需備一把新式手槍，以免因槍枝臨時故障而功虧一簣。而當時在迪化備有新式手槍的機關，僅有負責警衛省府安全責任的民政廳總務科才有新式犀利的手槍。適該科科長牟維瀆，雖係甘肅籍，却是北京俄文專科學校出身。正與迪化俄文專科學校教務長張純熙是同期同學。張純熙就利用此一關係，佯說近日家中常有失竊事件發生，想借一枝手槍去嚇唬一下小偷後，就完璧歸趙。牟科長當時雖感槍枝外借，效事體大。但一因省城升平日久，二因碍於同學情面，未便峻拒。就將隨身常帶的廿發匣子槍，借給了張純熙。新式手槍到手時，正是七月六日。樊耀南乃連夜召開弒楊會議，出席的人員除樊、張二人外，尚有教育廳總務科科長張譽與迪化電報局局長呂寶如等。所議弒楊步驟是這樣的：時間訂於翌日中午會餐之時，地點在學校會餐教室內，

斃手由呂寶如擔任。蓋樊、張、張三人明日都以主人身分，要週旋於眾賓客之間，如身懷武器，就行動不便，易敗露形跡。而呂寶如則以機關主管身分一到學校就可安排在適當座位上不動。雖身懷武器，也不易被人發覺，尤且還有出席證掩護，當然萬無一失。

俄文法政專科學校，當時算是新疆全省的最高學府，因而該校第一屆學生畢業，在教育界算是一件大事。時任教育廳長劉文龍氏，甚看重其畢業典禮。早於六月間，就提早展開籌備事宜。省城內各機關早有所聞，楊增新省主席更早知其事，因而都不疑有他。果於七月七日凡接到出席典禮的各機關首長，都準時到校。楊將軍也帶上一班衛隊依時蒞臨學校。負責楊氏安全的衛隊長高副官，到校後，就在校門與會場四週佈好崗位，以策安全。畢業典禮依序由樊兼校長主持，接着由省主席楊將軍對畢業學生致訓詞。至於來賓講話，僅由蘇俄駐迪化總領事說了幾句客氣話就算完事。最後的節目是頒發學生畢業證書，為了隆重起見，更敦請楊將軍一一頒賜。為了永誌此一盛況，並當場作全體攝影。俟這些過節搞完，已到會餐的時候。所有來賓都依預為安排的號牌入座。就在來賓找號入座之際，民政廳長金樹仁，突藉口民政廳有要事待辦，特向樊兼校長辭行。樊耀南一看金樹仁要走，一定得知鴻門宴的內情，讓他走了，一定要壞大事，乃堅意強留。楊增新眼看一個要走，一個硬留，恐在此一光彩之日，發生不愉快的場面，乃挺身而出，從中勸解的說：

「金廳長既然有要事待辦，就讓他先走一步好了！」

樊耀南一看楊將軍出面說情，當然不宜再行強留，就此作個順水人情！同時由楊將軍的口語來推斷，楊、金二人不是演戲。對於今午鴻門宴的內情，尚不知情。於是就讓金樹仁乘車離去，俟金樹仁走後，楊將軍接下又說：

宴會中楊增新遇害

「我還要到軍校講話，在此僅吃三兩個菜就走，希望宴菜上得快一點。」楊將軍這句話，無異提醒樊、張二人，要下手行刺，必需在開始上菜時，就先下手，如待至酒過三巡，就無由實行了！楊增新說完催菜話後，就坐到首席座位上，此桌的陪客安排有城防旅的杜福堂族長、迪化道李溶道尹、建設廳長閻毓善，還有臨時告退的金樹仁廳長等，首席的主人當然是樊耀南校長作陪，另兩桌的主人是專校教務長張純熙與教育廳科長張馨作陪。當時宴開十桌，除了三桌貴賓席外，其他七桌全屬學校教職員及學生。此外還有一桌是警衛席，開在隔壁的教室內。因時值盛夏，又是午宴，而參加典禮的人都是盛裝前來，當然都感到汗流浹背。尤以衛護楊將軍的一班警衛官兵，在全副武裝情況下，更感熱不可當！

張純熙決心在上頭一道菜時，就要下手行刺楊將軍，但他擔心警衛人員，在隔壁予以監視。如在警衛人員監視下行刺，即使行刺成功，因為警衛班的槍多，只要他們一還擊，定會被亂槍射死。那樣的後果，所為何來。因此在上菜之前，

他以專校教務長身份，先到隔壁警衛班席上敬酒。為了解除警衛班官兵的戒心，乃順口向他們說：

「這裡是學校重地，外人一向不能輕易進入。何況現在設有門崗，安全上絕無問題。你們大家盡可將槍彈離身，舒舒暢暢的多喝幾杯老酒好了！」

警衛班的高隊長，一看張教務長，待人誠懇，言之有理，也就下令隊員卸槍下帶，隨即向張教務長回敬起酒來。張純熙一看高隊長無戒心，就回到貴賓席上，手持桌上的酒壺，走到首席桌上，先向楊將軍面前的酒杯酌滿了酒，然後再向其他貴賓酌酒。俟全桌酒杯都酌上酒後，他故意用力將酒壺在桌上重重一置。這是他與呂寶如二人行刺的暗號。這時呂寶如正以機關首長的身分，身佩貴賓證坐在鄰桌的側面，突然舉手向楊將軍開了一槍。楊、呂二人僅隔半張桌面的距離，真所謂近在咫尺，當然一發就中。如楊將軍聞得槍聲，一挫身躲到桌面下，雖身中一彈，也未必要命。無如楊氏主新十七年，自有其至高無上的

聲威，此時此境，他仍想以其無上聲威，來懾服行刺人。竟然由其座位上突然站立起來，並大聲呵叱的說：「你們想幹什麼，我早想離開新疆。我死不足惜，希望你們不要將新疆搞得天下大亂呀……！」

楊增新聞變起立，目標更為顯著，呂寶如一不作二不休，就連射六彈皆中楊氏要害。同時坐在楊將軍左右的杜福堂族長與閻毓善廳長，因座距太近，也都中彈。杜族長當場死去；閻廳長裝死未動，才逃過一劫。其他在座者因不在刺殺名單內，在槍聲起後，都可自由逃躲。而俄國駐迪化總領事，竟然逃到廁所內，嗅了好大一陣臭味！

警衛隊聽到連珠槍聲以後，原以為是學校為慶祝學生畢業典禮而放的鞭炮聲，還沒引起戒心！及至發現客人亂跑亂竄，才知出了事。高隊長顧及楊將軍的安全，乃獨自一人持上自衛手槍趕到隔壁，已遲了一步。正看到楊將軍由桌邊倒地，趕往扶持。又被呂寶如射中倒地。就此「三七事變」中先死了三人！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 寸草 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，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